

元代古籍集成 第二輯

韓格平 總主編

史部編年類◎

資治通鑑綱目考證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UND PROJECT

元代古籍集成

第二輯

韓格平 總主編

史部編年類◎

資治通鑑綱目考證

(元)徐囅戈撰 鄧瑞全 張文博 點校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资治通鉴纲目考证/邓瑞全, 张文博点校.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7

(元代古籍集成/韩格平主编. 第二辑)

ISBN 978-7-303-21137-1

I. ①资… II. ①邓… ②张… III. ①中国历史—古代史—编年体 ②《资治通鉴》—考证 IV. ①K204.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79052 号

营 销 中 心 电 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北师大出版社学术著作与大众读物分社 [http: //xueda. bnup. com](http://xueda.bnup.com)

ZIZHITONGJIANGANGMU KAOZHENG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 bnup. com. cn](http://www.bnup.com.cn)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660 mm×980 mm 1/16

印 张: 31. 5

字 数: 475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28. 00 元

策划编辑: 谭徐锋

责任编辑: 王 强

美术编辑: 王齐云

装帧设计: 锋尚设计

责任校对: 陈 民

责任印制: 马 洁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5079

本叢書整理與出版得到

北京師範大學中央高校自主科研基金資助

北京師範大學「九八五」工程基金資助

北京師範大學「二一一」建設基金資助

本書系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直接資助項目「元代通鑑學史籍輯校三種」
(項目編號: 1108) 成果

《元代古籍集成》編委會

顧問（按音序排列）：

陳高華

鄧紹基

李修生

李治安

楊鐔

主編：

韓格平

副主編：

魏崇武

編委（按音序排列）：

韓格平

李軍

李山

劉曉

邱瑞中

魏崇武

查洪德

張帆

張濤

總序

元代，是中國歷史上由蒙古族統治者建立的多民族的統一朝代。蒙古族早年生活於大興安嶺北部、幹難河一帶及其西部的廣大地域。一二〇六年，成吉思汗完成了蒙古各部落的統一，建國於漠北，號大蒙古國。一二七一年，元世祖忽必烈改國號爲大元。一二七六年，元滅南宋。一三六八年，元順帝妥歡貼睦爾率衆退出中原，明軍攻入大都。明初官修《元史》，自成吉思汗建國至元順帝出亡，通稱元代。蒙古人原來沒有文字，成吉思汗時借用畏兀兒字母書寫蒙古語，從此有了蒙古文。一二六九年，忽必烈頒詔推行由國師八思巴創制的主要借鑒於藏文的新的拼音文字，初稱蒙古新字，不久改稱蒙古字，用以「譯寫一切文字」。同時，元代統治者重視學習漢文。元太宗窩闊台於太宗五年（一二三三年）頒有《蒙古子弟學漢人文字詔》，鼓勵、督促蒙古子弟學習漢語。忽必烈亦重視吸取漢文化中的有益成分，爲藩王時，曾召見僧海雲、劉秉忠、王鶚、元好問、張德輝、張文謙、寶默等，詢以儒學治道。其後的元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元英宗碩德八剌均較爲主動地借鑒漢族封建文化，且頗有建樹。有元一代，居於統治地位的蒙古貴族及色目貴族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包括漢民族在內的多民族文化的影响。可以說，元代文化是由蒙古貴族主導的包容多民族文化的封建文化。其中，中土漢人和熟悉漢語的少數民族文人積

極參與元代文化建設，他們用漢語撰著的漢文著述數量極為豐富，其內容涉及元代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元代文獻的主要組成部分。

明修《元史》，未撰《藝文志》。清人錢大昕撰有《補元史藝文志》，「但取當時文士撰述，錄其都目，以補前史之闕，而遼、金作者亦附見焉」^{〔一〕}，共著錄遼金元作者所著各類書籍三千二百二十四種，其中元人著作二千八百八十八種（含譯語類著作十四種）。該書參考了焦竑《國史經籍志》、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倪燦《補遼金元藝文志》、朱彝尊《經義考》等著作，增補遺漏，糾正訛誤，頗顯錢氏學術功力。今人雒竹筠、李新乾撰有《元史藝文志輯本》，既廣泛參考前人論著，亦實際動手搜求尋訪，「凡屬元人著作，不棄細流，有則盡錄，巨細咸備」^{〔二〕}，共著錄元代作者所著各類書籍五千三百八十七種（個別著錄重複者計為一種，如方回撰《文選顏鮑謝詩評》分別著錄於詩文評類與總集類），除十一種蒙文譯書外，皆為漢文書籍。其中現存著作二千一百九十六種（包括殘本、輯佚本）。具體分佈情況如下：經部，著錄書籍一千一百一十七種，今存二百二十種；史部，著錄書籍一千零二十六種，今存二百七十三種；子部，著錄書籍一千零七十六種，今存四百八十八種；集部，著錄書籍二千一百六十八種，今存一千二百一十五種。與錢《志》相比，《輯本》具有兩項顯著的優點，一是增補了戲曲、小說

〔一〕（清）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序》，《二十五史補編》，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八年版，第八三九三頁。

〔二〕雒竹筠、李新乾：《元史藝文志輯本·弁言》，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三頁。

類著作，二是每一書名之後記以存佚，頗便使用者查尋。可以說，該書是目前較為詳備的元代目錄文獻。持此《輯本》，元人著述狀況及現存元人著作情況可以略窺概貌。需要說明的是，元人著作散佚嚴重。僅據元人虞集所作詩序，可知《胡師遠詩集》、《吳和叔詩集》、《黃純宗詩集》、《楊叔能詩集》、《會上人詩集》、《劉彥行詩集》、《楊賢可詩集》、《易南甫詩集》、《饒敬仲詩集》、《張清夫詩集》、《謝堅白詩集》、《僧嘉訥《崢嶸詩集》》等未著錄於《輯本》別集類，則編纂元人著作全目的工作，尚有待於來日。

陳垣先生《元西域人華化考》卷八結論中「總論元文化」一節曰：「以論元朝，為時不過百年，今之所謂元時文化者，亦指此西紀一二六〇年至一三六〇年間之中國文化耳。若由漢高、唐太論起，而截至漢、唐得國之百年，以及由清世祖論起，而截至乾隆二十年以前，而不計其乾隆二十年以後，則漢、唐、清學術之盛，豈過元時！」^{〔一〕}今以現存元代古籍為例，略述元代學術文化之盛。

經學是一門含有豐富哲學內容的、體現儒家思想精要的古老的學問，長期居於中國學術文化的主導地位。元代結束了兩宋以來的長期分裂局面，元代經學亦在借鑒、調和宋代張程朱陸理學的進程中，產生了許衡、劉因、吳澄等理學名家。清儒編纂《四庫全書》，收錄了約三百八十種元人著作，其中多有對於元人經學著作的贊譽之詞。例如，評價吳澄《易纂言》曰：「其解釋經義，詞簡理明；融貫舊聞，亦頗賅洽，在元人說《易》諸家，固終為巨擘焉。」評價許謙《讀書叢說》曰：「宋末元初說經者多尚

〔一〕 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版，第二三三頁。

虛談，而謙於《詩》考名物，於《書》考典制，猶有先儒篤實之遺，是足貴也。」評價梁寅《詩演義》曰：「今考其書，大抵淺顯易見，切近不支。元儒之學主於篤實，猶勝虛談高論，橫生臆解者也。」評價趙汭《春秋屬辭》曰：「顧其書淹通貫穿，據傳求經，多由考證得之，終不似他家之臆說。故附會穿鑿，雖不能盡免，而宏綱大旨，則可取者為多。」^①清末學者皮錫瑞認為元代為經學積衰的時代，「論宋、元、明三朝之經學，元不及宋，明又不及元。」^②承認元代經學在中國經學史上佔有一定的地位，且有如趙汭《春秋屬辭》這樣的「鐵中錚錚、庸中佼佼」之作。

元代史學是中國史學的繼續發展時期，成就顯著，著作甚豐。其中，影響較大的著作有如下幾種。一、元順帝至正年間編纂的《遼史》、《金史》、《宋史》。三史編纂皆有三朝專史舊本可供借鑒，故歷時不及三年即告竣事，且整體框架完備，基本史實詳贍，為後人研究遼金宋歷史的重要著作。同時，順帝詔「宋、遼、金各為一史」，解決了長期持論不決的以誰為「正統」的義例之爭，顯示出元代史學觀念上的進步。二、馬端臨《文獻通考》。該書是一部記載上古至宋寧宗時期典章制度的通史。作者對唐杜佑《通典》加以擴充，分田賦、錢幣等二十四門，廣取歷代官私史籍、傳記奏疏等相關資料，對各項典章制度進行融會貫通、原始要終的介紹，篇帙浩繁，堪稱詳備。三、《元典章》。該書全稱《大元聖政國

① 上述引文分別見於《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六五年版，第二二頁、九七頁、一二八頁、一二八頁。
②（清）皮錫瑞：《經學歷史》，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版，第二八三頁。

朝典章》，為元代中期地方官府吏胥與民間書坊商賈合作編纂的至治二年（一二三二年）以前元朝法令文書的分類彙編，分詔令、聖政、朝綱等十大類，六十卷。書中內容均為元代的原始文牘，是研究元代法制史與社會史的重要資料。四、《大元大一統志》。該書為元朝官修地理總志，始纂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一二八五年），成書于元成宗大德七年（一二〇三年），六百冊，一千三百卷，是中國古代最大的一部輿地書。該書氣象宏闊，內容廣泛，取材多為唐宋金元舊志，今僅有少量殘卷存世。

元代子書保持和發揚了傳統子書「入道見志」、「自六經以外立說」的基本特色，廣泛干預社會生活，闡發個人學術（含藝術）觀點，產出了許多優秀作品。面對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交織的社會現實，程端禮《讀書分年日程》、謝應芳《辨惑編》、蘇天爵《治世龜鑒》諸書推闡朱熹學說，力闡民間疑惑，探求治世方略，顯示出元代子部儒家類著作的基本格調。元代科學技術水平有了新的進展。李冶《測圓海鏡》的成書標誌着大元術數學方法的成熟，「是當時世界上水平最高的代數著作」。^{〔1〕}稍後朱世傑《四元玉鑒》用四元術解方程（包括高達十四次方的我國數學史上最高次方程），「對方程的研究（列方程、轉化方程和解方程等），朱世傑在中國歷史上達到頂峰」，「《四元玉鑒》的另一部分重要內容是有關垛積與招差問題，就其成果的水平來看達到了中國古代此類問題的高峰」。^{〔2〕}司農司編《農桑輯要》、魯明善

〔1〕 李迪：《中國數學史大系·第六卷》，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九七頁。

〔2〕 李迪：《中國數學史大系·第六卷》，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二六〇頁、二六一頁。

撰《農桑衣食撮要》、王禎撰《農書》，三部農書，是元代農學的代表作。又李杲有「神醫」之譽，「其學於傷寒、癰疽、眼目病爲尤長」^①，觀其所著《內外傷辨惑論》、《脾胃論》、《蘭室秘藏》諸書，可知時人所譽不誣。

元代文人文學創作的積極性很高，吟詩作文是當時文人的普遍行爲。「近世之爲詩者不知其幾千百人也，人之爲詩者不知其幾千百篇也」^②。與經、史、子部著作相比，元代集部著作數量最多。其中，尤以別集數量居首。現存或全或殘的各種別集（含詩文合集、詩集、文集、詞集）約六百六十種。閱讀郝經《陵川集》、姚燧《牧庵集》、劉因《靜修集》、吳澄《吳文正公集》、趙孟頫《松雪齋集》、袁桷《清容居士集》、歐陽玄《圭齋集》、揭傒斯《揭文安公全集》、虞集《道園學古錄》、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等別集，可以從其不同個體的視角，瞭解元代社會生活的諸多不同側面，瞭解作者個人的情感與情操，體味元代詩文創作的藝術成就。而閱讀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馬祖常《石田集》、字术魯舛《菊潭集》、薩都剌《雁門集》、迺賢《金台集》等少數民族作家用漢語創作的詩文，則於前者之上，平添了幾分讚歎與欽敬。蘇天爵《元文類》，選錄元太宗至元仁宗約八十年間名家詩文八百餘篇，後人將其與宋姚鉉《唐文粹》、宋呂祖謙《宋文鑒》相提并論。元代雜劇與散曲創作成就顯著，後人編輯的雜

① 《元史·方技傳》，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七六年版，第四五四〇頁。

② （元）吳澄：《張仲默詩序》，李修生：《全元文》，第十四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二六五頁。

劇或散曲總集有所收錄，較全者，有今人王季思主編的《全元戲曲》與隋樹森《全元散曲》。

總之，元代古籍內涵豐富，在中國古代文化發展史上居於承上啓下的重要地位。

今天我們所能看到的元代古籍，既有少量當初的刻本或抄本，又有大量明清時期的翻刻本、增補修訂本、節選本或輯佚本，版本系統複雜，內容互有出入，文字脫訛普遍，大多未經整理，今人使用頗為不便。有鑒於此，我們決心發揚我校陳垣先生發端的整理研究元代文獻的學術傳統，充分利用此前編纂《全元文》的學術積累，利用十年至二十年時間，整理出版一部經過校勘標點的收錄現存元代漢文古籍的大型文獻集成——《元代古籍集成》。我們的研究計劃得到了北京師範大學領導及相關院、處的充分肯定與大力支持，在「二一」、「九五」、自主科研基金等方面提供科研資金予以資助；海內外學界師友或給以殷切勉勵，或積極參與我們的工作；北京師範大學出版集團在出版資金、編校力量方面予以積極投入，在此，謹致以衷心感謝。同時，我們深知，完成這樣一項巨大工程，不僅耗時、費力，還要承擔一定的歷史責任。我們將盡力而為，亦期待着來自各方面的批評指教。是為序。

韓格平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於北京師範大學古籍與傳統文化研究院

點校說明

徐昭文，字季章，浙江上虞人，出身於書香門第，世代業儒^{〔一〕}，生卒年未見史籍記載。

目前能見到的有關徐昭文家世的文獻，只有元儒貢師泰爲其生母徐氏撰寫的《徐母葉氏墓誌銘》，其文曰：「平江路儒學正上虞徐昭文喪其父松江府判官諱有傳之五年，爲至正乙酉，月在戊寅，日直壬子，生母葉氏卒。又明年九月壬寅，葬於縣之永豐鄉河墩之原。既葬十有三年矣，以予使過其里，泣拜請曰：『吾母越州人，生於至元丁亥正月朔日，事吾父四十年，恭慎勤儉，將事而敏，處衆而和，庶其無愧矣。先生其幸銘焉！』予嘗與松江君同掾江浙行中書省，又交昭文久，知其言行之可信也，故不辭爲之銘。銘曰：母以子顯，子以母賢，生未酬也，死有待焉。嗚呼其然，不爽不愆，將永其傳。」^{〔二〕}

根據這篇文獻，我們了解到徐昭文的父親叫徐有傳，曾任松江府判官，卒於（後）至元六年（一三四〇年）。徐昭文的生母葉氏是紹興人，生於至元丁亥（一二八七年），卒於至正乙酉（一三四五年）。

〔一〕參見（明）張元忬：《（萬曆）紹興府志》卷四十三《人物志》九，明萬曆刻本。

〔二〕見（元）貢師泰撰：《玩齋集》卷十，明嘉靖刻本，又見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四十五冊，南京：鳳凰出版社，二〇〇四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三六五頁。

其父母結婚當在元大德四年（一三〇〇年）或稍後。由此可以大致推斷，徐昭文出生年不早於大德六年（一三〇二年）。貢師泰應徐昭文之請撰寫《徐母葉氏墓志銘》的時間大致在元至正十九年（一三五九年）。貢師泰和徐昭文的父親徐有傳曾是浙江行中書省的同事，和徐昭文本人也有多年交往，所言應該可信。

又據朱右《白雲稿》、《列朝詩集小傳》、《靜志居詩話》和《四庫全書總目》所載，徐昭文曾於元至正二十年（一三六〇年）春，與江浙行省左司郎中劉仁本等仿晉蘭亭集故事，舉社於餘姚秘圖湖上，稱續蘭亭會。社中人物除徐昭文和劉仁本外，還有謝理、趙倅、朱右、王霖、諸綱、鄭彝、張溥、僧自悅、僧如阜等。

現存徐昭文詩作兩首，當作於續蘭亭會雅集時，那時他已經六十歲上下了。其一，「柔風扇和，百卉具芳。携我良儔，憇于崇岡。怡情詠歌，激水泛觴。俯仰宇內，聊以徜徉。」其二，「茲辰天氣佳，駕言寫我憂。衣冠盛良袂，會楔俯長流。川容澹疎雨，樹色翳崇丘。清風接千載，復此逍遙游。」從中可以看出，作為理學家的徐昭文，詩才平平，確實不擅此道。

徐昭文在仕途上并不得意，履歷也比較簡單。青年時代參加科舉失敗，遂杜門力學，因學問應辟為

〔一〕 見何宗美：《元末明初的文人結社與文學》，袁行霈等：《國學研究》第二十六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一〇年，第二四八頁。

〔二〕 參見《平江儒學學正徐昭文補府主簿後綿詩》，（明）張元忬：《（萬曆）紹興府志》卷九古迹志一，明萬曆刻本。

吳淞教官，後升任平江儒學學正，補平江府主簿。官職不高，也沒有政績。有事迹可考的，就是在平江儒學學正任上，與同事教授徐震和學錄邾經等人倡議重新修葺吳郡孔子廟學，時在元至正十五年（一三五五年）。〔一〕

此外，徐昭文還參加過《戰國策》的校勘整理工作。〔二〕

徐昭文一生最重要的貢獻就是撰寫完成了《資治通鑑綱目考證》（以下稱《考證》），也因此贏得了聲譽，為世人所知。

《考證》完成於至正十九年，好友朱右為之作序。據書前徐昭文自序，《考證》最初應該有單行本刊行。至於刊刻時間，當為元至正十九年，或者稍後，可惜未能流傳下來。後世一些目錄著作中，可以看到有關《考證》單刻本或抄本的資料，如季振宜《季滄葦藏書目》：「《通鑑綱目考證》，一本。」又如錢謙益《絳雲樓書目》卷一：「《通鑑綱目考證》，一冊。」再如錢遵王《述古堂藏書目錄》卷三：「徐昭文《通鑑綱目考證》，一卷一本。」從著錄情況看，「一本」「一冊」和「一卷一本」等字樣，不可能是《資治通鑑綱目》全書，很可能是徐昭文《考證》的單行本。清儒素有輯佚古書之嗜好，從《綱目》全

〔一〕參見（元）魏俊民：《宮牆記》，收錄在明錢穀：《吳郡文粹續集》卷三《學校》，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李修生：《全元文》第五十九冊，南京，鳳凰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第十四—十五頁。

〔二〕參見一（清）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八，清光緒刻本。參見二（清）洪頤煊：《讀書叢錄》卷二十四，清道光二年富文齋刻本。

書中輯佚出《考證》之文字，抄錄成冊，藏諸篋中，自有治學之樂趣，至於是否刊行則不得而知。無論抄本還是刻本，現在的公私藏家都未著錄，很可能散佚無存了。也正因為如此，我們這次的輯佚和整理工作，才顯得更為必要。

徐昭文《考證》的文字，基本附在《資治通鑑綱目》的相關條目之下，因此，梳理明清兩代刊行的各種版本之《資治通鑑綱目》，是本次輯佚和整理工作的第一步。根據《資治通鑑綱目》書名和卷數的差異，大致可以分為七種類型：

第一，書名為《通鑑綱目全書》，卷數一百零八。有三個版本：其一，明嘉靖三十九年書林楊氏歸仁齋刻本（十行，二十二字，小字雙行同，黑口，四周單邊）。其二，明萬曆二十一年蜀藩刻本（十行，二十二字，小字雙行同，黑口，四周雙邊）。其三，明晚期刻本（十行，二十二字，小字雙行同，粗黑口，四周雙邊）。

第二，書名為《資治通鑑綱目全書》，卷數一百十三。有二個版本：其一，明萬曆二十八年朱燮元等刻本（七行，十八字，小字雙行同，白口，左右雙邊，有刻工）。其二，萬曆金陵唐紳字刻本（十行，大字二十，小字雙行，行二十字，白口，單邊）。

第三，書名《資治通鑑綱目》，卷數五十九，首一卷。有四個版本：其一，明弘治十一年慎獨齋刻本（十行，二十二字，小字雙行，黑口，雙魚尾，四周雙邊）。其二，明正德十六年劉洪改刻弘治十一年慎獨齋印本（十行，二十二字，黑口，四周雙邊，雙魚尾）。其三，明嘉靖十三年江西按察司刻嘉靖

十四年張鯤補刻重修本（卷四十四配清刻本，九行，二十字，白口，四周雙邊，雙魚尾）。其四，明嘉靖吉澄刻本。

第四，書名爲《資治通鑑綱目》，卷數五十九。有三個版本：其一，明弘治九年黃仲昭校刻本（清顧嗣立校并跋，十行，二十二字，小字雙行，字數同，下黑口，首冊四周雙邊，余皆四周單邊）。其二，明嘉靖八年慎獨齋刻本（十行，二十二字，小字雙行二十二字，四周雙邊，黑口）。其三，明刻本（十行，二十二字，小字雙行行字同，四周單邊）。

第五，書名爲《新刊紫陽朱子綱目大全》，卷數五十九。有一個版本：明嘉靖十年建邑書林楊氏清江書堂刻本（十一行，二十三字，黑口，四周雙邊）。

第六，書名爲《資治通鑑綱目發明》，卷數五十九。有二個版本：其一，明弘治十四年日新堂刻本。其二，清光緒八年退補齋刻本。

第七，書名爲《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數五十九。有一個版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版本雖然衆多，但收錄徐昭文之《考證》文字的內容基本相同。

本次輯佚和校勘，以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爲底本，以國家圖書館所藏明萬曆二十一年蜀藩刻本爲主要對校本。

選擇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做底本基於三個方面的考慮：其一，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清晰完整。其二，文字比較規範，異體字和俗體字不多，錯訛亦少。其三，版本流傳廣，通行易得。